



第160期 · 2025年1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 「敬田」與「悲田」

青楓：有友人問起：「我們經常在道場佛前供花供果，這供奉會有什麼功德呢？」相信同樣會有不少信眾有此一問的，請問大和尚你對這問題有什麼看法呢？

修智：我們在佛桌上無論供奉的是花果還是飯菜，相信佛菩薩都不會真的去享用。這供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就是顯現我們修福修慧之心，我們必須有善的心地。大家都曉得，有善心的人可以做大事，心術不正的人，同樣可以做大事，但心術不正的人所做的事越大，越見遺害人間，所以有善心是十分重要的。

青楓：是的，無論是修福修慧，所有的修行都得從善心出發，我們稱之為「福田」，就好像農夫在田地上耕種，都是為了得到好的收成。

修智：我們所修福田，就是我們所耕種的這塊地。福田是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的，一是「敬田」，另一個是「悲田」。這怎麼說呢？讓我說說《大智度經》裡一則故事：舍利弗與世尊一起托鉢。舍利弗將部分飯菜供奉世尊；佛陀又將其中一部分餵身旁的一隻小狗。佛陀也趁這機會與弟子舍利弗說法。佛陀說：「你供奉我，而我又施予小狗，你認為哪樣功德



紫薇滿堂紅

如意吉祥！

妙法寺全人敬賀

大呢？」舍利弗說：「以我所惟忖，世尊施予小狗的功德應該大些。」佛說：「你知道是什麼道理嗎？我告訴你，你



是出於尊敬你的老師的心態，而我是出於悲心面對的是一個飢餓的小狗。對老師，是「敬田」，敬田未必是有急切需要的；但我對小狗的施予則不同，這是「悲田」，悲田是屬於真的很需要。

青楓：聽大和尚這樣解說，我們明白功德兩字的實際出發點了，而且通過「敬田」與「悲田」的分說，也明白何者來得更重要。用俗語來說，「敬田」是「錦上添花」，「悲田」則是「雪中送炭」，可不可以這樣說？

修智：如果拿世俗言語來譬喻，這未嘗不可。但無論怎樣，要切記的是必須有一顆善心，這才重要。再讓我們回說向佛菩薩供花果問題。如果我們的供奉，純粹是從個人出發，譬如說：「求佛菩薩保佑我添福添壽！」又或者說保佑我「財源滾滾」之類，這完全是為了個人利益。這不能光從「對與不對」來說，或者從「好與不好」去理解！求個人利益，純

然只從「敬田」的心態出發。但如果再增進一點，譬如說：我既然來到道場，也看到莊嚴的佛菩薩聖像，所以我供花供果，是為了加大道場的莊嚴，是希望來到寺院的信眾們帶着歡喜心去接觸佛法。這就是「悲田」，這樣的供佛效果便大大不同了。

青楓：很有意思，也可以讓我們明白「福田」是怎樣耕種的。俗語常說到的一句話，叫做「身在福中不知福！」就讓我們好好地認識一下福田吧！

修智：「福田」兩字，我們可以理解為用至善心來耕耘的田。我們除了修福，更要懂得護福、惜福。「敬田」乃我們以恭敬心向佛菩薩、父母師長、諸上善人親近學習。而「悲田」乃我們以實踐布施波羅蜜的上妙法門。簡而言之，即是體驗「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」的大乘精神，自利利他，普願眾生得離苦得樂，同成佛道。

喜慶洋洋

新的一年來啦，大街小巷也流露出喜慶氣氛，特別是一些小生意的小店鋪，把過新年之飾物擺放開來掛售，這本身便能把新年氣氛加強起來，真是一舉兩得。你看看這圖，當我們在它店前經過，也會感受到那份愉悅。

愉悅的心情，是隨着自己的情緒而來的，所以我們對人與事少安毋躁，心身便會來得安康，祝大家有好的新開始。



佛語（十五）

慈悲心

《八大人覺經》裡說——

「生死熾然，苦惱無量。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，願代眾生受無量苦，令諸眾生畢竟大樂。」

先讓我們看首兩句，如果我們對所謂生與死，有過份的「看法」，那無疑便會生出大煩惱。我們不是有一句很有社會、人生實質體會的話語嗎？——自尋煩惱！是的，不少不少苦惱、煩惱都是自尋，包括一般人對生死的看法。

此外，本段文字也很強調「大乘」兩字，大乘便相對於小乘而言吧！但求自我解脫者，稱之為小乘；大乘便是為他人設為眾生設想，是我們常說的慈悲心。「普濟一切，願代眾生受無量苦」，那就是慈悲心。

當我們把「自尋煩惱」與普濟眾生的「慈悲心」結合來看，參詳着來看，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啟發呢！

雙修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

先講講一個字——元，元即是原。即心元是佛，就是我們經常說的「即心即佛」，心與佛的本性是一致的。我們也可以由此而想到「定」與「慧」的問題，兩者其實不是各自獨立的「個體」，兩者是相輔相承；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；你影響我，我亦同時影響你。所以這「雙修」者，其實也是「同修」；所以，「心」與「佛」也是有其共性的。如果我們充分地理解上其中的道理，那可能帶給我們一個豁然開朗、頓然有所悟的道理！

——會不會是這樣呢？敬請高明者多指教。

（這段話語裡說的「雙修離諸物」，是告訴我們好好地作此修行的話便不會有煩惱。）

心中淨土

《壇經》之所以大受歡迎，其中一個大原因是它實事求是，並不故扮高深，所以我們都容易接受。在「容易」的同時，最主要的就是所談及的道理都是「道理」，不是「吹水」，它不過是取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便是了。

且讓我們看看《壇經》裡這節話——

師言：「善知識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道理是容易明白的，即是告訴我們：修行是修心，你心中有淨土的話，則何處不在修行？

所謂「在寺」、「在家」，那不過是一種方便說法，是進一步告訴我們重要在「自性」。

六祖慧能的《壇經》實際上就是以「自性」為核心。——修行，在乎看「自性」，不在客觀環境，更「不假外求」。

「無見」與「空知」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。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？

此段內容，當我們弄清楚一些字義之後便容易理解。

「浮雲遮日面」，這個「日」，指太陽，「太虛」，指「天空」。這則話的意思是告訴我們：如果你「無知」，就好像浮雲遮擋着太陽，如果你「空知」（即是不切實際的虛無之「見」），實際上就好像空中的閃電。閃電是怎樣的呢？表面是有，但一瞬間便過去了，沒有了。而本節的真正說法，是指我們可能會被「雲見」與「空知」蒙蔽了，而本性與法則是依然存在的，那就是叫我們不要忘掉本性。



「隨意」

這座雕塑草蜢，每年近耶誕時總會鋪陣上紅葉，很有氣氛的。今年也不例外，可見「例外」的，是石台上有一朵紅花擺上去，看起來是很隨意的。我想這「隨意」本身就是藝術了。如果沒有這朵「隨意的紅花」，則整個畫面頓見單薄，當然也見可取，但一放上這朵小小紅花，整個感覺便很不同了，看上去像這隻草蜢在凝視着它，不但有趣，且充滿生機，就像我們寫畫的所謂「畫眼」了。可不知道是哪位有「藝術細胞」者作如此「隨意」的擺置，這就是「藝術」，不必高調地去誇誇其談的，——藝術就在我們日常生活裡。



齊天大聖與 哈納耶那

· 馮馮 ·

(原刊於一九八〇年三月《內明》第九十六期)

印尼泗水(耶加達)巴里島附近有一座古廟，建築風格甚似印度神廟，奉祀的神靈却是佛像化的猴神。這座神廟的宏偉殿堂上、牆上、石階上，到處都是猴子，多得數也數不清，恐怕有上千之數，這些猴子並不畏人，亦不侵人。他們跑上跑下，跳來跳去，向遊人索取食物。

這是一座很著名的古廟，是一處觀光名勝，神廟的猴群是受到印尼政府法律保護的，也受到當地人士的保護與尊重。

公元十四世紀時，有天竺佛僧抵印尼宏法，根據傳說，這位僧人是飛來的，我查了若干英文文獻，亦說他是飛來的。印尼文字及命名我不懂，但只知其意是「飛來僧」。

這座猴廟，不知是否為「飛來僧」所建？抑或建在飛來僧抵泗水之前？這可沒考據過，讀者當中必有大德熟悉印尼掌故，或可請賜教。

這座猴神之廟(印尼名我聽不出來)舉行拜祀之時，有一批神劇演員扮演「萬能神猴」(照英文Almighty Monkey直譯)降伏妖魔鬼怪的故事。「萬能神猴」神通廣大，手持一根金剛棒，善翻跟斗，一個跟斗就是十萬里。

這位「萬能神猴」的服裝，身穿虎皮裙，

頭戴圓箍子，聽他唱的，半句也不懂，可是他的掄棒大戰妖魔，那是可看懂的，他的故事，不由人不認為他是「齊天大聖」的印尼版。

佛教東傳之時，另有一支傳往南洋，可能更早於「飛來僧」，在印尼的佛教色彩，可能已經與當地的神教混合，亦可能已加入了伊斯蘭教的若干色彩，我沒研究過，不敢亂說，這裏要談的，只限於個人對於「萬能神猴」的感想。

我猜想「萬能神猴」故事，未必是由中國傳入印尼，他也未必就是西遊記的齊天大聖，我推想他和齊天大聖都是同樣來自印度「拉瑪耶那」的。拉瑪耶那(Lamayana)是一部印度古代經典，是以史詩形式紀錄下來的，已經有好幾千年，韻文之美，內容之奇，更勝但丁「神曲」。

「拉瑪耶那」的史詩之中，紀述王子「拉瑪」之妻賽泰王妃被邪魔外道的魔王劫擄，拉瑪興兵往搶救而不敵魔王的妖法，幸得一位萬能的神猴哈納曼那(Hanamana)仗義相助。哈納曼那神通廣大，善於騰雲駕霧，翻跟斗，呼風喚雨，移山倒海，千變萬化，大小由之，水火不侵，又善於變化進入妖魔腹內惡作劇作弄。

哈納曼那經過無數戰鬥，終於征服群魔，救出王妃賽泰，使之與拉瑪王子團圓。

這本古經，所敘述的太空大戰。比當今的西方科學幻想小說，毫不相遑，比中國的封神演義更精彩，也比「西遊記」中的鬥法更多姿多采。我在拉瑪耶那之中；可以的到「死光」「核子氫彈」「太空飛船」「太空雷射武器」，「太空火箭」……等等的情狀描寫。無論它是幻想的小說，抑或是寫實，那都是令人驚異不置的，數千年前的作品，竟有那麼高度的太空知識！

我推想拉瑪耶那的故事，可能在佛教東傳之時，附帶地傳入中國，亦傳入南洋。

拉瑪耶那故事傳入中土，可能早至漢代，而非遲至玄奘大師取經之時。或者六朝時代，法顯大師往印度求經十餘年所已經帶回。

中文佛典之中，「雜寶藏經」中的「十奢王緣」，又「六度集經」的「末名王生經」，而書中均有提到有一隻神通廣大的彌猴，可能就是從「拉瑪耶那」古經的哈納曼那神猴演變而來的（我手頭無此兩書，亦無法記憶夢中所見此兩書的全文，僅知畧意）。

我推想吳承恩所作西遊記，可能是採用「末名王生經」的神猴故事，亦可能根據宋代話本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」的「行者」，而塑造出「齊天大聖」。寫成這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——也是一部偉大罕有的佛教文學作品。

我推想，神猴哈納曼那的故事，遠在十四世紀或之前，傳入印尼而成為被崇拜的「萬能神猴」，而非受十六世紀的「西遊記」的影響。不過，這只是個人推斷，並無足夠資料佐證，也說不定「拉瑪耶那」與「西遊記」先後都曾經影響印尼的傳說。

那座泗水神猴之廟的神劇表演，其中也有一位是佛教僧人的角色，只可惜我一字不懂它唱什麼，又不見豬八戒與沙僧，乃不敢斷定那位僧人是唐僧。

印尼的神樂，似乎也受印度佛教音樂影響很深，神劇開始之的那些鐘鼓音樂與梵唱，聽來真有世外的感覺，（改天我另記這一段印尼神樂。）

西遊記把協助取經的行者作為「心」的象徵，所謂「心猿」，是極高的構想，在格調上，似較拉瑪耶那又高超得多。

日本電影界曾拍攝過一部「神猴阿力卡山」，根據西遊記改編，却用卡通片把齊天大聖畫成一個追求猴女的角色，完全離題萬丈，可能那是為了向國際發行賺錢。

至於猴子是否能夠修煉得那麼大神通？

不談孫悟空原是個天生的靈猴，就拿現代所見的猴類來說，最聰慧的猴類，當推小型的黑猩猩(Chimpanzee)他們能夠倣效人類的任何動作，開汽車、烹飪、洗衣等，都學得到，有

吸引

今天做生意，眼睛都集中在小孩子身上，有說：「今天小孩大晒！」這也是好事。你看本圖：這小小蛋糕，弄得像工藝品，這小女孩眼睛不轉地看着，被吸引了，連我們這些大人也看得很開心！當然，這小小工藝蛋糕仔，價錢肯定「唔係嘢少」！但小孩子開心，家長們也樂得「濶佬」矣！

有人說：「香港人做生意夠機靈！」生意人都是比較靈活的，也懂得看時度世，特別是一些做小生意者，更非要靈活不可，大抵這也是「生活迫人」之迫出來吧！



一隻甚至學會了基本的檢修汽車技術，有一隻名叫「可可」(Coco)的猴子，會玩拼字遊戲，會講若干句英語，可惜發音太不準確，不過他聽得懂的英文字彙，有三四百個詞兒。你說飛機，他就用手比飛機飛行，你說汽車，他就比作汽車的樣子，還會做加減的算術。

還有一隻猴子，名叫蘭娜(Lana)，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大學的實驗室住着，她懂得按捺電腦的鍵，在數百個字鍵，選擇她要表達的意思，那座裝在牆上的鍵鈕，每一隻有其獨特的符號，代表某一種意義，蘭娜餓了，她就按下某一符號的鍵鈕，那邊就亮起了燈，打出「我要吃香蕉」的文字，傳達給外面的電腦值勤人員。

在這部特攝的紀錄電影中，可以看到蘭娜在吃完香蕉之後，又想聽點音樂。她不喜歡搖滾樂，但蠻愛「跌死狗」(Disco——我的譯法)，她就按鈕我要聽「跌死狗」，那邊就開放錄音帶，給她聽「跌死狗」，她就扭呀扭的。

蘭娜悶了，就按電鈕「我要跟占美玩」，占美是一位照料她的男子青年，占美來了，蘭娜就按鈕：「我要你呵我癢！」占美就呵她癢，人猴在地上玩作一團，占美笑，蘭娜也笑。

日本北海道山中的一種全身雪白的「雪猴」，行動肖人，冬天帶隊去溫泉洗溫泉浴。

吃東西喜歡放在水中洗濯乾淨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南非有一隻狒狒(Barboon)，被飼主帶往投軍，狒狒也當了英兵，穿上英兵制服，擔任警戒任務，一樣拿士兵糧餉，曾在法國戰場建立奇功，亦被流彈所傷而跛腿，大戰結束，英國陸軍大臣曾頒一枚軍功獎章給這個狒狒，退伍後的狒狒，在南非鐵路局當職員，吃糧吃餉。工作是在鐵道管理開關接駁鐵軌的手掣，狒狒活到二十多歲才病逝，這件事見於英國與南非的官方紀錄(我有他的圖片)。

一般狒狒住在樹上，到地面時手脚並用，行動如犬，但亦能人立而行，狒狒是猴類中最高於團結組織精神者，他們愛惜幼猴，不論是誰的子女，都一律愛護，兇猛的公猴，會得讓步給任何幼猴，成群的公猴，會在外圍圍成圓圈，面對強敵，保護圈內的一群母猴和幼猴，母猴喜歡代他猴兼看孩子，看過這些紀錄片，不由不感到有些猴類真令人類慚愧。

喜瑪拉雅山上的「雪人」，舉世聞名。面貌似人，行動如猿猴靈活，全身白毛，西伯利亞到阿拉斯加、加拿大、美國，深山中不時出現類如「雪人」的「猿人」或「人猿」，或者是極接近人類的猿類，如果獲得教育，不無可能做人類能做的事。

何況有很多猴類，雖是聲帶有先天缺陷，



可觀可遊可參與

每逢大節日，我們也不妨到一些大商場走走看看，看那些燈飾及環境裝置。

你看，置地廣場這「聖誕裝飾」，以一個大蛋糕型作設計，中間留空讓遊人進入走走看看，簡潔，也是很好「打咭」點。所以我說：到大商場走走看看也是一項有意思的都市藝術。

搞藝術的，特別是一些與生活有關的藝術，非要有「貼地」的生活體現不可，否則便自我「吃虧」了。

不能作人言，他們若不昧前生，若知道修持，他們的物慾很少，煩惱也少，其修煉成功可能比人類還快。

到底悟空原來屬於哪一種猴類？西遊記說是天生石猴，猴不過只是一個寄形。拉瑪耶那說是天猴，來自太空，可能也都是託形寄貌，或者他根本就是人類，只因毛多敏捷而被稱為猴，不管他到底是人是猴，那都無關重要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皈依佛教，修心向善，追求真理，獲得正果。這是他的故事給予我的最大啟示而已。

而且，我又推想，「哈納曼那」並非完全是無稽虛構，古經拉瑪耶那必有所本。我這樣想，是因為發現拉瑪耶那一書中，有許多有關太空的智識，都驚人地符合最新的太空發現。我寧可被譏為附會，也不願貿然視之為一部幻想的說部。拉瑪耶那的神秘，仍值得很多深入的考證研究。



地下公廁

路經港島威靈頓街口，那與皇后大道中交界處，有一個特別具「歷史價值」的不起眼地方——

香港目前剩下的唯一一個「地下公廁」。香港開設「地下公廁」已有百年歷史，那從原始到改良的過程實在可以寫一本「香港發展史」。我好奇地走下這現今仍使用的唯一地下公廁，看究竟變得怎麼樣？——不是失望，而是早可料到的，整個廁所乾淨，且全是今時今日的現代化設備，很好呀！



吾土吾情迎新歲

妙法寺藝廊潘淑珍書畫展

每年我們妙法寺都在人流多聚的日子辦些展覽，如佛誕及新春時節。

今年，我們以書畫家潘淑珍女士的作品個展，以迎接新歲的到來。

二〇二五年，據說是一個多變的年份，証之世間的「多事之秋」，定然注定是一個多變的年份了，何況作為農曆年來說，「蛇」，是刁鑽靈活的，「蛇年」的到來也隱隱然暗喻了「多變」。這是坊間的一些說法，我們也作為日常談資，視之為「恒常之談」也未嘗不可。

說到「恒常」，倒覺得潘淑珍女士對這詞語也用得上，她恒常地在街頭寫生，幾十年來幾乎

是走遍香港的大街小巷，就是為了捕捉我們香港的風貌。用「風雨不改」去形容她畫香港，也是恰當的。看過她一批街頭寫生，很有意思，於是邀請她在我們的妙法寺藝廊來一個「新春個展」，就是今次「吾土吾情迎新歲」的誕生原由了。

這展覽將於一月二十二日開始，接近農曆新年的到來，為期一個月，希望帶給大家一個新年的喜悅。

曾向潘女士說：你用標示「吾土吾情」，可見你對香港地真的很有感情了。

「是呀，我出生於香港，在香港幾十年，真是吾土吾情呀！這次展覽，也希望大家通過作品



休憩（屯門公園）1998
Taking a Break (Tuen Mun Park)

的觀看，從而喚起心底裡對香港的吾土吾情！當然，自己同樣重視的，是希望這次展覽得到各方友好，各方喜愛畫者多多指導。」

潘淑珍這次「吾土吾情迎新歲」書畫個展，定會受大家的歡迎。這可以是肯定的，就因為平日我們見到她孜孜不倦的繪畫，還有那真正值得細意欣賞的作品質素。

潘淑珍，出生於香港，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。在學期間接觸西方繪畫藝術，八十年代從著名中國書畫家余元佳先生研習書畫，繼而展開對中國書畫鑽研及創作之路。

教研

設「務本堂」書畫研習室教授書畫及創作，兼任社福機構及學校書畫導師及曾任「市區重建局」資助『都市印象』、『筆遊舊城區』、『藝術在街角』，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「香城墨色 - 水墨寫生工作坊」等活動導師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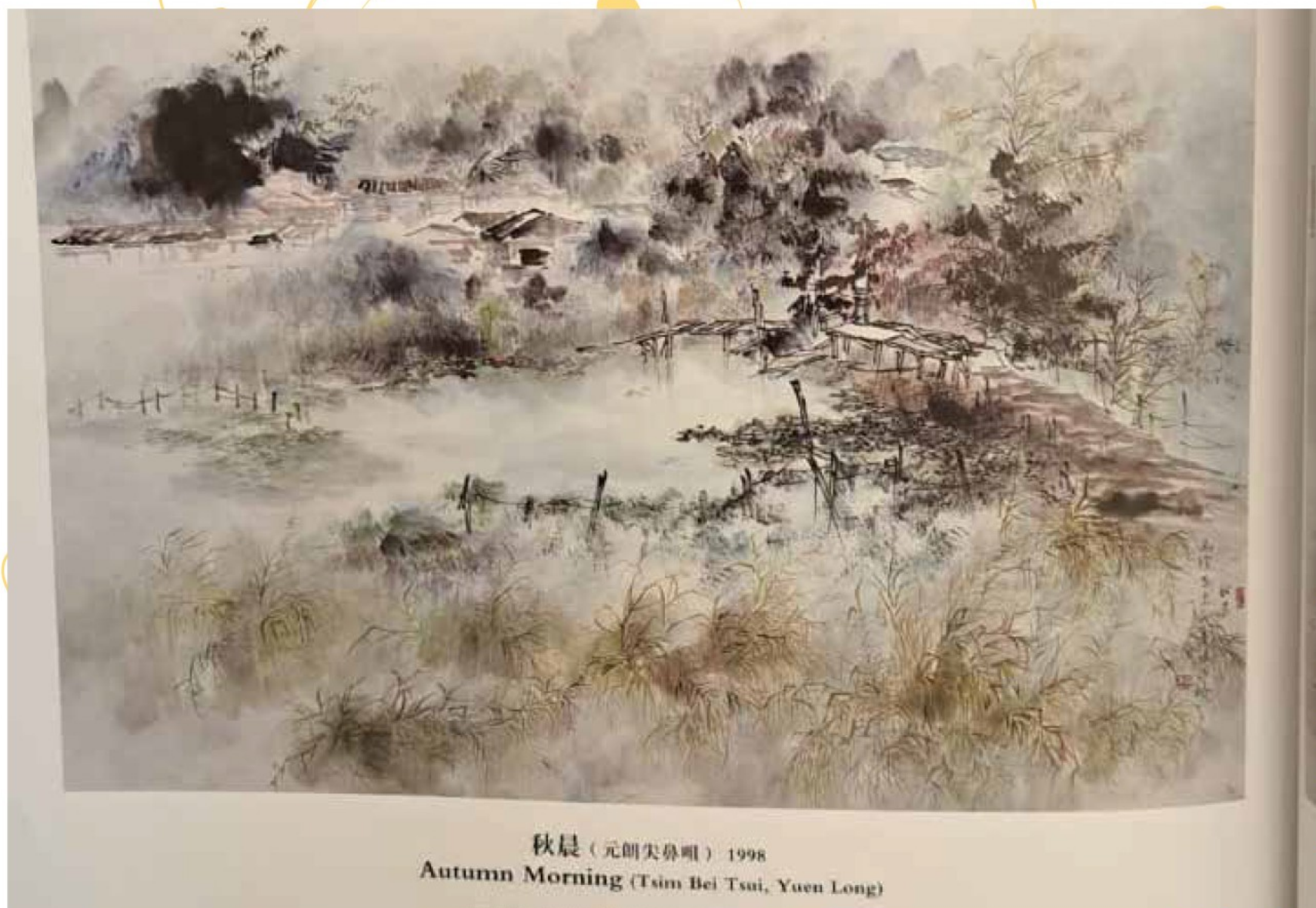
妙法寺主辦

吾土吾情迎新歲-潘淑珍書畫展

日期: 2025 年 1 月 22 日
至 2 月 19 日
地點: 妙法寺綜合大樓 2 樓藝廊
時間: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半
(星期一至日)

1 月 22 日下午 2 時半開幕
畫家座談
主持: 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嘉賓: 修智大和尚

歡迎光臨指導



秋晨 (元朗尖鼻咀) 1998
Autumn Morning (Tsui Yuen Long)

春園街之「春色」

港島灣仔區，被視為香港的「縮影」。由於此地人口集中，也早開發，所以較具香港的風土人情之特色。張說起灣仔的名稱古蹟也同樣可以著述一本有歷史意義，有參考價值的著作。

如果你在灣仔行走，很自然地會留意到那條橫街——春園街，這條不大長的短短街，由莊士敦道連接上重后大遁東，如果你不大停留在其中一些街鋪，則慢慢地行走，十五分鐘便可以走完了。

就是這道短短的春園街，如果誇張一點說，也不妨說是「見盡香港春色」。它名之為「春園」，也多少與「春色」兩字有關。一百五十六年前，大抵是香港所謂「開埠」的時間

開始，這裡便受英國人注視，這裡建造了一座「春園別墅」，連當年的港督般含也曾有一段時期在這別墅居停，可見它在當年是算得「高貴」之地了。當然，如果「冇番咁上下」，不可能連街道也以它命名。

春園街之街名由此而來，而這條短小街道後來的發展也與「春」字有關。到二十世紀初期，這裡慢慢地形成風月區，華洋妓女在這條街道上居停活動，有一個大特色——為了顯示這地方上之風月場所，地下都設有「大冧巴」，是大大的一個門牌號碼，「識途老馬」者便曉得何處是「尋芳地」，於是這大門牌號碼便稱為「大冧巴」。一說起「春園街大冧巴」，人們便曉得是什麼地方。

香港百多年前，灣仔區已見繁盛



來源：政府新聞處



這便是春園街一百年前樓上見「春色」的「大冧巴」。

——到底這是一頁香港地方歷史，我看過郵政局的展覽也展現過「大冧巴」的明信片。

這華洋妓女共處的風月區三數十年後也慢慢地消失了，到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後祇見到幾座舊樓還有一些「企街女郎」作為居停，除了「人老珠黃」之外，社會環境的變遷也使它沒落，六十年代後期，這條街的「風月」基本上已全部消失。當然，那些「遍地開花」良莠不齊的按摩，算是一個例外。

說春園街是灣仔的縮影，也不僅僅是指「風月」，它的一些小店舖其實也是很「地道」，很「街坊」，很有生活感的。其中一家麻雀館，開了幾十年，到進入二十一世紀才換了招牌的，到現在連換了那弓家招牌的也不做了，好像改為地產買賣公司。地產買賣的小小店舖同樣是香港一個特色，可見灣仔春園街兩百年來都是跟着香港歷史，香港生活那發展開來的，我們不妨抽些時間到這地方看看。

上世紀後期，五十年前吧？短短的春園街人車爭路，樓房也改變了許多，跟現在差不多。



風和日麗遊工展



每年下半年，香港例搞一些活動，你說「落雨收柴」嗎？倒不是，不如說是「挨年近晚，急起直追，做生意的，搵返筆，一般市民大眾也正好藉此鬆弛一下，把一整年的勞勞碌碌放鬆下來！]

好了，讓我們看看這些好活動，其中一項便是工展會。耶誕節期間遊下「工展」，還不失是一項假日活動。那天，正好遇上「風和日麗」，天氣甚佳，雖然遊人如鯽，但也不見得躋躋。

今時今日的「工展會」越來越名不副實了，這是時代使然，也用不着什麼搖頭嘆息的，今天的「工展會」主要分作兩環，一是日常保健的藥物，一是食品。兩大環節之外，真正的工業產品也成了點綴了。當我細看之下，也看到香港工



1934

9月1日舉行成立大會，由葉蘭泉出任大會主席。
Held the CMA founding ceremony on 1 September
with Mr Yip Lan Chuen being the Chairman.



業產品的，但處理方式與過去大不同了。是本地人的設計銷售營運，但生產綫已移向外地了，但這仍是「香港品牌」的，仍是香港製造。我看到其中一個售賣充電器、插座的攤位就是這樣，受遊人歡迎。

另一項值得我們欣慰的，是遊人購物秩序井然，不會一窩蜂的去搶，排隊是港人的良好習慣。

此外，在這維園工展會現場也看到一個小小的展覽，是把廠商會主辦的這工展會歷史以圖片介紹給大家，工展會於一九三四年開辦，到今天九十年了。那過程是「歷盡滄桑」的，今天是繁盛已過，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工展會選「工展小姐」的熱鬧，不得不說一句：時移勢易了！





公與私

有小學生好奇，問曰：「何解個『公』字是這樣寫的？」

要向小孩子解釋字源，真要多些思考，要深入淺出，更不要什麼「故弄玄虛」也！

「公」字分上「八」下「厶」。「八」字作何解？兩邊各一撇，簡單說就是「公平」、「公道」，一人一半也！下邊這「厶」字呢？我們要追溯一下，「厶」在遠古時它是「私」的意思。——這下可明白了吧？「八」在上「厶」在下便是「公」平、公道的「公」了。

再讓我們推想開去，——後來這「私」字又為什麼是「禾」字邊的？我們中華民族一向都是以農立國，「禾」，是指谷米，指收穫，把收穫歸為己有不就是私嗎？「私有制」也是這意思。

所以，「公」、「私」兩字便很分明了。呀，這個「分」字「八」字在上，用刀切開兩邊，不就是「分」嗎？一下子便給我們一個公平公正地分開來的感覺，很有意思。

共、典、兼、興

我們也不妨拿一些有「八」字作部首的字來看看——

「共」，本身就是「公」的意思，譬如「共和」、「共產」，「公共」兩字更不用說了。

讓我們細看一下這個「共」字，上方的兩豎兩橫的筆劃也很平衡平均，不也正好是「公平共分」嗎？

再來看這個「典」字，也是以「八」字作部首的，典禮、典範，這些都與公意有關。

「兼」字同樣以「八」作部首，「八」字既為公，則你認為「兼」字是不是「公」呢？我認為也是公意，譬如「兼得」、「才德兼備」，不是單一的就是「兼」，所以也算是一個「公意」。

再讓我說多一個字——興，興字很多時也是共同、集體、多數的意思，譬如說：「興旺」、「大興土木」、「時興」。